

上天花板，在我脚下，
上放射来的光线，但那时我的心
既已那时，
迷失常，我就看过霍乱地闪烁的一道光是冥冥来的什么鬼魂的前哨。我的心在跳，
烧，我的耳边嗡嗡地叫着，我就以为鬼物的翅膀的摆动着，似乎有什么东西近我身边了，

茅盾译文全集

「带我出去呀！带我到后园里去呀！」这是我的哭喊。

「怎么啦？你睡熟了？别！你看了什么书？」白珊又问。

「可，我看见一道光，我以为是鬼来了。」当下我已抓住了白珊的手，而白珊没有回答。

韦韬主编

「她故意那样说，」阿宝扬言作怨。「那书太可怕了！要受她害真大不得了。」



2
小说二集

知识产权出版社

「這層紗，幹什麼的？」又一個方臉的婦人，接過

她的衣服，開的很大，她的衣服，害得她傷風感冒。」「阿宝，如白珊，我記得我已下過命令，外祖兒

潤生，江房間裡要等我自已來放她的。」

「珍小姐是喊了那麼多呢，太太，」白珊懇求她說。

「隨她喊罷，」是惟一的回答。「放了白珊的手呀，孩子，你以為白珊

我痛恨裝腔作勢，尤其是小孩子裝腔作勢，這是我責任要給你看見。

須知道誰多，因一個鐘頭了，只有你完全屈伏，且不出聲的條件下，那時我方才覺得

「呀，舅母呀，甚，甚，甚，」饒恕了我罷，我受不住呀——讓我受別樣的責罰罷，我

也果——

「不許鬧！你這老有就怪討厭。」無疑的，李德夫就覺得我的聲音討厭。至她眼裡看來，我是一

一個卑鄙的女伶，她誠意地把我看作是有着狠毒的情感，卑劣的氣質以及危險的三心二意。

白珊和阿宝是出家人，李德夫人不耐煩我現在狂亂的悲痛和放聲的悲啼，就粗暴地推我

ISBN 7-80198-109-X



9 787801 981097 >

ISBN 7-80198-109-X/1 · 010

(10032) 全套總定價：380.00 元 (共 10 卷)

為性命持要石像

茅盾译文全集

第二卷

小说二集

知识产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茅盾译文全集. 第二卷, 小说二集/茅盾译.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5. 1

ISBN 7-80198-109-X

I. 茅... II. 茅... III. ①茅盾(1896-1982)—译文—文集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0019 号

本卷以发表时间先后为序, 收录了茅盾 1922 年至 1936 年翻译并发表在《小说月报》、《小说世界》、《妇女杂志》、《民国日报》副刊、《文学》周刊、《文学周报》、《文学》、《译文》、《世界知识》等刊物上的翻译短篇小说 31 篇。其中《拉比阿契巴的诱惑》、《卡利奥森在天上》、《却绪》、《私奔》等 12 篇曾被收入译林出版社的《沈雁冰译文集》, 其余属建国以来首次结集出版。

茅盾之子韦韬先生对书稿进行了校订。经韦韬先生同意, 知识产权出版社按照现代行文习惯对译文进行了适当改动, 如将繁体变为简体, 将竖排变为横排等。

茅盾译文全集(第二卷)

主 编: 韦 韬 策划编辑: 翁冀中 国晓健
责任编辑: 石红华 封面设计: 雷 励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

网 址: <http://www.cnipd.com>

电 话: 010-82000890 82000860 转 8130

印 刷: 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印中心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字 数: 275 千字

ISBN 7-80198-109-X/I.010(10032)

邮 编: 100088

邮 箱: zscq-bjb@126.com

传 真: 010-8200089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印 张: 11.25

印 次: 2008 年 3 月第 5 次印刷

全套总定价: 380.00 元(共 10 卷)

本套编号: P00141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出版说明

《茅盾译文全集》共分十卷，收录了茅盾1917年至1948年发表在《学生杂志》、《妇女杂志》、《小说月报》、《新青年》、《译文》、《文哨》等近二十种报纸杂志上的诗歌、小说、散文、剧本、文论、政论及科普作品等二百三十余篇，全面记录了茅盾翻译作品的风貌。

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茅盾的文学生涯是从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开始的。他认为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一半是为了“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一半也是为了“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而后者更为重要；“若漫不分别地介绍过来，委实是太不经济的事”。他的译介工作侧重于俄国进步文学和苏联文学，对东欧、北欧等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也同样给以关注。他译介的作品涉及英国、美国、法国、俄国、波兰、印度、奥地利、西班牙、土耳其、丹麦、挪威、希腊、以色列、阿根廷、芬兰、比利时等近三十个国家。茅盾关于外国文学译介工作的主张和实践，是为他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思想和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想所决定的，他的译介工作有益于当时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并为新文学带来了有益的养料。

通过阅读《茅盾译文全集》，读者可以对他向国人介绍异域文学，输入新思想、新知识的“播火者”形象，有更全面的认识。

第一卷：小说一集

第二卷：小说二集

第三卷：小说三集

第四卷：小说四集

第五卷：小说·散文

第六卷：剧本一集

第七卷:剧本二集

第八卷:诗·文论

第九卷:政论·妇女问题

第十卷:科普

此次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的《茅盾译文全集》采用数码技术印刷,顺序编号发行,每套图书拥有惟一编号,并可依据购书人的需要增加题赠内容,真正做到按需出版。



1935 年在上海寓所中



《关于肖伯纳》手稿

目 录

拉比阿契巴的诱惑	(以色列)平斯基(1)
卡利奥森在天上	(挪威)博耶尔(9)
却绮	(亚美尼亚)阿哈洛堪(19)
私奔	(匈牙利)裴多菲(26)
他来了么?	(保加利亚)伐佐夫(30)
最后一掷	(巴西)阿塞维多(38)
巨敌	(苏联)高尔基(44)
复归故乡	(匈牙利)拉兹古(48)
恋爱——一个恋人的日记	(丹麦)维德(65)
首领的威信	(西班牙)巴列·因克兰(69)
老牛	(保加利亚)埃林·彼林(74)
他们的儿子	(西班牙)柴玛萨斯(79)
一个人的死	(希腊)帕拉马斯(127)
雷哀·锡耳维埃	(俄国)勃留索夫(159)
改变	(荷兰)包地·巴克尔(186)
耶苏和强盗	(波兰)泰特马耶尔(202)
催命太岁	(秘鲁)阿尔布哈尔(206)
门的内哥罗之寡妇	(斯洛文尼亚)克伐特尔(220)
春	(罗马尼亚)萨多维亚努(230)
在公安局	(克罗地亚)克尔尼克(240)
桃园	(土耳其)哈理德(247)
皇帝的衣服	(匈牙利)米克沙特(257)
教父	(希腊)德罗西尼斯(266)

娜耶·····	(克罗地亚)雅尔斯基(273)
安琪吕珈·····	(希腊)蔼夫达利哇谛斯(282)
跳舞会·····	(匈牙利)约卡伊(292)
雪球花·····	(丹麦)安徒生(302)
两个教堂·····	(克罗地亚)奥格列曹维支(307)
最后的一张叶子 ·····	(美国)欧·亨利(316)
凯尔凯勃·····	(阿尔及利亚)吕海司(324)
红巾·····	(苏联)爱特堡(343)

拉比阿契巴的诱惑*

(以色列)平斯基

天呵,拉比(犹太牧师而兼牧师之称)阿契巴是怎样地坚毅而纯洁的一个犹太人呵!犹太全族里也难以找出和他相等的人。

他整日整夜钻头在圣书里,他自己研究圣书,并且讲解给别人听,他门徒的数目已经是很可观了,不论是谁,只要一听得他嘴唇里说出来的“土拉”(犹太教义),就觉得如同饮了生命之真正的泉源。

他不但把“土拉”的话教导人,并且教人怎样修养精神,怎样涤除繁华的享乐;因为纵乐游戏都是引人到罪恶的。

他自己,也是如此,自奉非常的简朴,屏弃一切红尘里的娱乐,他和他的妻,那位美丽的拉西尔,就是苛尔白·萨巴的聪明而有学问的女儿,爱情很深;但是因为要完全献身给土拉,他竟和这可爱的心爱人分居,守奉禁欲主义。

他这办法,自苦之至。他非常想念他的妻,而且他正是年纪青青的一个人。因为不要示弱,而且要切实维持这分居和纯洁的修行生活,他对自己发下愿心,不等到有了一万二千个门徒,誓不回家与妻同居。他起这誓,因为他常说一个誓是一堵墙,围住了神圣

* 本篇初刊于《小说月报》第13卷第1号(1922年1月10日),署犹太宾斯基著,希真译,后收入译文集《雪人》(开明书店1928年5月)。原作者宾斯基(David Pinski, 1872—1959),现通译平斯基,犹太作家,曾任犹太文化协会主席。

的修行生活。这句话他大概一定要遵守的，因此他和他妻的分居也就有了切实的保证。

但是，他这勇敢行为，倒成为他对于此外一切人都不宽恕的原由。他能做到的，必定要人人也能做到。他竟要求人人都严格的涤除一切肉欲，他厉声怒言责斥那些心里想念妇女的人们。

于是那些弱者——那些按捺不住情欲而犯了肉欲罪的人们——都这样的议论阿契巴道：

“仅仅乎因为他能够离开他的妻，还算不得是他不受女色诱惑的证据。如果魔鬼撒旦化为裸体女子走近他，包管他立刻被色欲的火包围，像中了敌人的伏兵一般，而且立刻夺了他的自持能力，竟像贼在夜间偷人的东西一般呢。”

他们并且在祷告话里添上一段请愿，请求上帝引这位拉比到这样的诱惑。他们自作自受，上帝已经听得他们的祷告了。

拉比阿契巴既离开老婆，也就离开伊所住的城。他这样办，并非全为个人的缘故，并非怕自己因为和老婆住得尚近而动心，实在倒是为了伊的缘故，因为恐怕住得太近了伊的心要把不定。而且因要免得他的妻——女人的毅力总是差些的——跟寻到他新居的地方，他所以无论何处都不住长久，只是从此城旅行到彼城，从这地旅行到那地。

他游行的途中，立刻到一个地方，这地方流行着许多奇异的风俗。这些奇异风俗中有一桩，就是要叫几个女子陪伴尊贵的外方来客睡觉。

凑巧这地方的长官晓得阿契巴已经到，而且晓得这位客人是个非常的人，所以他当夜就派了两个美丽的青年姑娘来，他治下最美丽的两个。和一切女子一样的脾气，这两个美人各自刻意修饰，互相争妍斗媚。她们俩都沐浴；都用了奇香，使她们那迷人的少年身体更能引人着迷；她们打扮得和结婚之夕的新嫁娘一般的娇艳。于是他们到拉比阿契巴处，都袒露着放光的胸脯，在她们的樱唇上

堆露着招人的微笑，她们的星眸里射出情欲的淫荡的火。

她们早知道去见的是一个极高贵的贵客，却不知道这位贵客又是一个身材雄伟面庞俊俏的美丈夫。当她们见了他的面，不由得欲火的焰更加高了，各人想把自己最高妙的勾魂手段献出来。

“来到我这里，”这一个说。

“来到我这里，”那一个招呼。

她们就走到他面前，把半裸的身体偎傍着他，各人自夸自己的身段怎样俊俏风流，能供给怎样的欢乐。

“我浑身犹如满月一样的白。”

“可是我的身体又有朝日一般的红。”

“在我的拥抱里，你会觉得像睡在温暖的绒毛里一样的柔软。”

“可是在我怀里，你会觉得像新剪的乳羊羊毛那样的软而暖。”

“我嘴唇和你接呷，就像饮了达曼克斯的酒。”

“可是我的嘴唇像熟透了的葡萄果。”

她们这样继续说下去，——说她们的乳峰怎样高，她们的皮肤像丝绒一般的柔滑，她们的腿可爱到叫人魂销，她们的柔情像酒一般醉人。一个缠绕他，用她的黑发；那一个的棕色卷发也照样的勾搭他。时间过去愈多，她们的欲火更旺到按不住了；她们的裸体像蛇一般来纠缠，辗转，偎昵。

“来，拿了我去罢！”一个哀求。

“来，拿了我去罢！”那一个喘息着说。

但是拉比阿契巴坐在她们中间——不睬。他坐在她们中间不睬，一个全夜，不朝这个看，也不朝那个看；他简直不想把“土拉”的思想来检点自己的心，因为他不愿把“土拉”搁在这两个裸体女子的前面。他只是一味的提起嫌恶的感情，在心中作起强有力的抵抗来。

于是他这样坐着而且不睬——更愤激了，更躁急不耐烦了，胸中一阵一阵的作恶，越发憎恶起来。但是，后来到底他变成气平心

静，不介意似的冰一般冷了。

起初这两个女人看着他惊讶。为什么他这样动气？为什么他不接触她们？他是个傻子么？他是发昏了么？难道她们还不算得美丽么？还不算得年轻么？还不算得风骚么？

她们质问他；他给她们个不回答。后来她们打算离开他了，但她们回头再看他时，见他是多少俊俏呵。而且再注视他的眼睛，分明见他眼中射出智慧的光。于是她们忘记了他的可怪态度，忘记了他的不断的憎恨，把她们的裸身，她们一腔的火，投到他身上，她们恳请，她们要求，她们宛转呻吟，她们迷迷惘惘的叫喊着。

“和我去！”

“和我去！”

全夜都是这样的过了去。早晨时，疲倦而且智能用尽了，她们回去见那个长官，对他诉说阿契巴的不好。她们失望的喊道：“再叫我去伺候那个人，情愿死哩！”

长官差人请拉比阿契巴来，问他。

“你为什么不拿丈夫对女子应该做的态度对付我派到你处的女子？难道她们不美丽么？她们不是人，和你一样的么？难道他，造出你来的上帝，不曾把她们造成和你一样的么？”

如果拉比阿契巴回答说，和她们过夜时若行了男女的秽事他是要犯天罪的，那就一定要触怒这位长官了。这岂不是他的一番敬客的礼意倒成了引人犯罪的么？他的敬客的礼节岂是诱人到罪恶的？

拉比阿契巴的聪明立刻见到了这一层，所以他装作完全不知情的神气回答道：“你想，我有什么法子？她们未到我处时，一定先已吃过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所以她们身上放出来的气味是那样的腥膻臭秽。”

于是拉比阿契巴急急的离开这待客风俗奇怪的地方，心里快快活活，因为他已经克胜最大的诱惑了，——而且充满了对于上帝

的感谢，因为上帝把如此可惊的毅力给了他的心。

此时他的门徒已经满了一万二千，而那堵无形的墙，分离他和他妻的，因此也就撤去，所以他回去见伊了。当他走到自家门首时，他听得一个不认识的妇人对他妻说话的声音：“你丈夫收了一万二千门徒回来时你欢喜么？”

“我一定更加欢喜，”他妻回答，“如果他收了二万四千的门徒回来。”

于是拉比阿契巴就不开门进去，也不见他的妻了。他第二次起誓离开他的妻，再在自己周围立起一堵新墙来，他发誓，非得有了二万四千的门徒，决不近他妻的身体。于是他再出去，游行各处城市，传布上帝的话，招收门徒。

从这时起，他对于宗教的要求比先前更加严厉了，而他的责罚也变做更加凶酷了。一个人，像他那样曾经克胜过这样的大诱惑的，自然有充分的权利可以要求别人也做同样的自克，有同样的坚强意志，所以他常常斥骂讥笑一切犯了好色毛病的人们。

他竟忘却那句格言：“不到死日，切莫自信。”而上天的神也要说，他应该被提醒想到这句格言呢。

一日，他的行程，经过了树林与田野，引到一个美丽的处所。这天的天气又是出奇的。那太阳，悬在天的正中，并不灼热，却暖融融的如笑的醉人心神，泻下欢乐来，到全个地面上，到树林和田野，到树间和草上。一切的鸟，兽，昆虫，都和太阳一齐笑而唱着。拉比阿契巴饱受了这一大欢乐，竟忘了方出于口而经过心上的“土拉”的章句，不能把他的视线引离这周绕着他的阳光的辉眩了。

忽然的他觉得像有人推他向后退。但是并没有人。这只是他自己的血罢了，他觉得像有人推他的，只是他自己的心的跳动罢了。

莫非他的眼骗他么？他特意的睁大了眼，再一看。

不是呀。他的眼看的明明白白，一个出奇美丽的裸露女郎在一枝棕树的顶巅。

他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但是那女郎明明下盼着他，这样引诱意的向他微笑，露出真珠般白的牙齿刺激他到神昏心乱。

伊是这样的美丽而感人，使太阳忘其运行，他（太阳）停止在伊——这明星——的面前，将伊的裸露的身体包裹在他的光线里，映成红玫瑰的艳色，注入红的酒在伊的血管。

拉比阿契巴也停止他的行程，站在那里不能移动一步，不能把他自己从这眩目的幻相前扯开。他的心突突的跳，他的身体烧也似的热，他的喉头变成干燥。他目瞪口呆的站着，不知道怎样说出了一句：“你是什么人？”

而这树上的幻相向下对他引诱意的一笑。

“你上来，我就告诉你。”

“你在上面做什么？”

“你上来就知道了。”

“你是采棕实么？”

“我要那些东西干什么？我喂自己喂别人都用我的美色。你要上来尝一尝么？”

“为什么你精赤着身体？”

“为的是要叫太阳光在我身上享乐，还有那风，那山，那泉，那天，和上帝。”

“你怎么躺在上面的？”

“我这里有树枝和树叶做成的床——一个温软的床，容我自己和我所招来享乐我的人。我的床是温软而芬芳的，——但我的身体更温软更芬芳。你不想来扪一扪么？”

完全忘了他自己，充满了单纯的紧张的欲念，拉比阿契巴走过来，极近那枝树，几乎喘气不转的问道：“我怎样到你身边？”

这耀眼的幻相发出了一声魔力的笑。

“呵，你不是小孩子过来的么？你小时看见一个诱人的苹果在树枝间向你点头，你怎么办了？你那时脱了你的衣服，使你愈轻愈好，然后爬上树去取这美丽的熟透的果子。我不及那果子么？你不值得爬上来么？还是你如今老了，骨头变硬了，爬过了你的年纪和精力么？脱下你的衣服；无论如何，你到了上面，衣服是用不着的。使你身体轻些，用出你如今苏生的青年之力，爬上来到我……”

被迷惑而且狂乱了，躁急鞭策着他，能怎样快就怎样快的就脱了衣服，拉比阿契巴抱住了棕树干，开始向上爬。他的精赤着的手和脚勾住了粗糙的树皮，他的燃烧着的眼向上射住了伊，吸饮伊的美色，吮伊血管里的热血。他也不顾他的皮肤被树干的糙皮擦破而且流血染遍了全身。他向上爬，高一些，更高一些了。

而伊的魔力的眼拉他上去像是一根绳，伊的迷魂的声浪是他的向导。那是从伊的真珠般的齿的缝里渗出来，像酒一般，劫夺了人的知觉。

“来呀！来……呀！来……呀！”

但是，当他爬到棕树的半身，忽然他回到他自己了。这好像是一阵冷风，冰也似的浸湿了他，而且从他眼前吹去了一些什么东西，使他自见他自己地位的完全可笑与无价值。他，出名的教师，在犹太人中间教人而且评价人的，现在却精赤着身子，爬一枝高树，为欲火所驰所胁！他忿然一放手，就把自己从树上掷了下来，滚成了一堆，蹲在树脚下，不禁放声痛哭起来了。

在他上面，一个恶意的挖苦的声音说：

“可不是天上已经注定，你和你的‘土拉’应得被保护么，而今你的生命连一根稻草都不值。”

拉比阿契巴更加苦苦的哭泣，自捶胸脯，并且自打着头。

他穿好衣服，继续他的旅行了。太阳不像先前那样的光耀；天和地都遮了一层灰色的雾，而且四周景物的笑与歌声也都停止了。